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九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却敵

晉文公伐衛破曹

齊孝嗣位十年毫無善政安在其爲賢乎齊桓當日乃必欲廢長立幼亦殊可笑

展喜却師之語雖是以先王之命裝頭然未必便能挫齊孝之意得力處在說望他修桓公之業耳蓋其意原欲嗣伯今旣以舊伯主之事動之又以新伯主許之彼自然降心而退矣窺破來人心事說話便自然得力

賢才被困出于不求人知卽有知者或又無力不足以相引故

也若臧孫辰之于柳下季則既深知其賢而力又足以相引平  
日棄而不用及至有事則求之事過仍復棄而不用無論蔽賢  
竊位爲聖人所嚴誅卽以負心忘功而論亦末世之所不取  
子文在楚可稱賢相爲因錯看一子玉遂貽誤國之羞可爲扼  
腕蓋知人則哲原是難事然爲賈一小兒却反看得明明白白  
識得透挈得定豈子文之才反出爲賈下乎總之子玉不可爲  
將原不難知子文時爲偏愛所蔽所以忽而不察也

將者征伐戰陣之事而趙衰之舉卻穀則曰說禮樂而敦詩書  
曰德義曰恤民這等識見議論豈可與淺人共道可見豈講于  
戰陣征伐者不過偏將之材必須如先穀其人方可以當大將  
之任

只看晉國人才之盛便知必定是個霸君相才也有將才也有  
謀臣也有力士也有大將也有偏將也有春秋四個霸君無不  
以得人才之多而成而晉文爲更盛若宋襄僅有一公子目夷  
及公孫固而又不能用便知定不能成伯定算不得五霸也  
曹衛之于晉文旣因失禮得罪于先於其復國之後又不能早  
修聘問請罪求和以紓國難直至來伐而始求成如衛成者固  
已晚矣乃更有不能度德量力黜賢臣而行詐術之曹共其國  
亡身辱不亦宜乎

恃功驕恣最是武人通病亂世雖或倖免若遇剛斷之君鮮有  
不自害者如晉之魏犢顛頡是也立功以求榮乃適以自害棄  
前功而嬰斧鉞亦何樂而爲此驕恣也

魏犢顛頡因已賞班在下心懷怨望是忿報之未稱其功也億  
負羈于主君困餒之時獻殮饋璧不可謂無恩無禮矣何獨不

應報乎况饋殮一事顛魏豈未之聞耶受其德而以怨報之涇渭不分善惡不別胸中全沒分曉殺之殊不足惜

晉文斬顛頡黜魏犢一事便有霸君氣象不以私勞廢國法令

之所以能行也况二人所犯者國法非己之私怨也不罪不足

以為仁罪之適成其為義况以首從而分誅黜亦得仁義兼盡

之道矣其伯也不亦宜乎

話說文公定了温原陽樊攢茅四邑封境直通太行山之南謂之

南陽此周襄王十七年之冬也時齊孝公亦有嗣伯之意自無虧之

死惡了魯僖公鹿上不署警了宋襄王孟會不赴背了邴成王諸侯

離心朝聘不至孝公心懷憤怒欲用兵中原以振先業欲振先業豈尚在于用兵

王音便錯乃集羣臣問曰先君桓公在日無歲不征無日不戰今寡人安

坐朝堂如居蝸殼之中不知外事寡人愧之昔年魯侯謀救無虧與

寡人為難此仇未報先君桓公之伯也今魯北與齊結南與邴通倘

結連伐齊何以當知聞魯威飢寡人意欲乘此加兵乘飢而伐人之國先已不是

未望其能以杜其謀諸卿以為何如上卿高虎奏曰魯方多助伐之

未必有功孝公曰雖無功且試一行以觀諸侯離合之狀乃親率車

徒二百乘欲侵魯之北鄙今克州寧邊人間信先來告急魯正值飢

饑之際民不勝兵大夫臧孫辰言于僖公曰魯挾忿深入未可與爭

勝負也請以辭命謝之魯國不修政事以求富強動不動僖公曰當以詞命勝長處在此短處亦在此

今善為辭命者何人臧孫辰對曰臣舉一人乃先朝司空無駭之子

展氏獲名字子禽官拜士師食邑柳下此人外和內介博文達理因

居官執法不合於時棄職歸隱居官執法最是好官最是難得却若不合于時而歸隱國事可知

得此人為使足可不辱君命取重於國矣僖公曰寡人亦素知其人

今安在日見在柳下使人召之展獲辭以病不能行臧孫辰曰禽有



從弟名喜雖在下僚頗有口辨若令喜就獲之家請其指授必有可聽僖公從之展喜至柳下見了展獲道達君命展獲曰魯之伐我欲紹桓公之伯業也一旬勅之天圖伯莫如尊王若以先王之命責之何患無辭展喜復於僖公曰臣知所以却魯矣正經主意只消一旬兩句若做就一篇說是僖公已具下犒師之物無非是牲醴粟帛之類裝做數車交與展喜喜至北鄙魯師尚未入境乃迎將上去至汶南地方剛遇魯兵前隊乃崔夭為先鋒展喜先將禮物呈送崔夭崔夭引至大軍謁見魯侯呈上犒軍禮物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臨於敝邑使下臣喜奉犒執事孝公曰魯人聞寡人與師亦恐懼乎喜笑曰小人則或者恐懼矣若君子則全無恐懼也孝公曰汝國文無施伯之智武無曹劌之勇况正逢飢饉野無青草何所恃而不懼喜答曰敝邑別無所恃所恃者先王之命耳昔周先王封太公於魯封我先君伯

於魯使則公與太公荆牲為盟誓曰世世子孫同獎王室無相害也此語載在盟府太史掌之桓公是以九合諸侯而先與莊公為柯之盟奉王命也君嗣位九年做邑君臣引領望齊曰庶幾修先伯主之業最是此句得力所謂說在他地步上也以親睦諸侯若棄成王之命違太公之誓墮桓公之業以好為仇度君侯之必不然也做邑恃此不懼孝公曰子歸語魯侯寡人願修睦不復用兵矣即日傳令班師潛淵有詩譏臧孫知柳下惠諡曰之賢不能薦引同朝詩云

北望烽烟劇勢危

片言退敵奏功奇

臧孫不肯開賢路

柳下仍掩展士師

展喜還魯復命于僖公臧孫辰曰魯師雖退然其意實輕魯臣請偕仲遂如魯乞師伐魯以好言退齊而反欲興兵往伐已非使侯不敢正眼觀魯此數年之福也僖公以為然乃使公子遂為正使臧孫

辰為副使行聘于**楚**滅孫辰素與**楚**將成得臣相識使得臣先容于

**楚**王謂**楚**王曰**晉**背鹿上之約**宋**為泓水之戰二國者皆**楚**仇也王

若問罪于二國寡君願悉索敝賦為王前驅**楚**成王大喜即拜成得

臣為大將申公叔侯副之申邑各叔侯楚大夫僭稱公率兵伐**晉**取陽穀之地以

封**桓**公之子雍公子雍昔年奔楚使雍巫御易相之留甲士千人從申公

叔侯屯戍以為**晉**之聲援成得臣奏凱還朝令尹子文時已年老請

讓政于得成想是老**楚**王曰寡人怨**宋**甚于怨**晉**子玉已為我報**晉**

矣卿為我伐**宋**以報**鄭**之仇俟凱旋之日聽卿自便何如子文曰臣

才萬不及子玉願以自代必不誤君王之事難**楚**王曰**宋**方事**晉****楚**

若伐**宋****晉**必救之兩當**晉****宋**非卿不可還是楚成卿強為寡人一行

乃命子文治兵于睢楚簡閱車馬申明軍法子文滿意欲顯子玉之

能是日草草完事終朝畢事不戮一人**楚**王曰卿閱武而不戮一人

何以立威子文奏曰臣之才力比于强弩之末矣必欲立威非

不可**楚**王更使得臣治兵于蔿楚得臣簡閱精細用法嚴肅有犯不

赦竟一日之長方纔事畢總計鞭七人之皆貫三人之耳真個鐘鼓

添聲旌旗改色**楚**王喜曰子玉果將才也誰知却子文復請致政**楚**

王許之乃以得臣為令尹掌中軍元帥事羣臣皆造子文之宅賀其

舉薦得人治酒相款時文武畢集惟大夫蔿臣有微恙不至酒至

半酣聞人報門外有一小兒求見子文命召入那小兒舉手鞠躬竟

造末席而坐飲酒啖炙傍若無人有人認識此兒乃蔿呂臣之子名

曰蔿賈年方一十三歲子文異之問曰某為國得一大將這個大將

國老無不賀某小子獨不賀何也蔿賈曰諸公以為可賀愚以為可

弔耳子文怒曰汝為可弔有何說賈曰愚觀子玉為人勇于任事而

昧于決機能進而不能退可使佐鬪不可專任也道着若以軍政委

之必至僨事諺云太剛則折子玉之謂矣舉一人而敗國又何賀焉

如其不敗賀未晚矣嘗見中于人于鄉會兩場之先但遇將入場舉子輒道恭喜不禁匿笑眾人之賀子交得無類是為賈此言深

得我心也左右曰此小兒狂言不須聽之為賈大笑而出眾公卿

俱散明日**楚**王拜得臣為大將親統大兵糾合**陳蔡鄭許**四路諸侯

一同伐**宋**圍其緡邑今竟州府金鄉縣**宋**成公使司馬公孫固如**晉**告急

文公集羣臣問計先軫進曰方今惟**楚**強橫而於君有私恩今**楚**伐**宋**

生事中原此天授我以救災恤患之名也取威定伯在此舉

矣文公曰寡人欲解**宋**之患如何而可狐偃進曰**楚**始得**曹**而新

婚于**衛**是二國又皆主公之仇也出亡時曹衛不禮若與師以伐**曹****衛****楚**必

移兵求救則**曹****宋**寬矣列國時此是曹就土意文公曰善乃以其謀告公孫固

使回報**宋**公令其堅守公孫固領命去了文公以兵少為慮趙衰進

曰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我曲沃武公始以一軍受命

**魯**始作二軍以滅**霍****魏****虞****虢**諸國拓地千里**晉**在今日不得為次

國宜作三軍文公曰三軍既作遂可用否趙衰曰未也民未知禮雖

聚而易散君盍大蒐以示之禮用兵而先示以禮使人知尊卑長幼庸人如何得知

之序動親上死長之心然後可用文公曰作三軍必須立元帥誰堪

其任趙衰對曰夫為將者有勇不如智有智不如學君如求智

勇之將不患無人此時在晉雖不患無人而已為難得矣談何容易若求有學者臣所見惟

卻縠一人耳穀年五十餘矣好學不倦好學不倦何事不可說禮樂而敦詩書

夫禮樂詩書先王之法德義之府也民生以德義為本兵事以民為

本為有德義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能在根本上立論便可高視一切此豈庸

夫之所能見文公曰善乃召卻縠欲拜為元帥縠辭不受文公曰寡人知

卿卿不可辭強之再三乃就職擇曰大蒐于被廬晉圖作中上下三所在

軍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祁驥掌大將旗鼓使狐偃將上軍偃辭曰

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乃命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使趙衰將下軍衰辭曰臣真慎不如欒枝有謀不如先軫多聞不如荀息乃命欒

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為戎車魏犢為車右趙衰為大司

馬只看諸人不逞己能不合勢位互相推讓已可卜其無敵矣御戎趙衰登壇發令三通鼓罷操演陣

法少者在前三長者在後坐作進退皆有成規有不能者教之三教而

不遵以違令論然後用刑一連操演三日奇正變化指揮如意眾將

見卻縠寬嚴得體無不悅服方欲鳴金收軍忽將臺之下起一陣旋

風竟將大帥旗杆吹為兩段眾皆變色卻縠曰帥旗倒折主將當應

之吾不能久與諸子同事然主公必成大功眾問其說縠但笑而不

答此意後却不會表出時周襄王十九年冬十二月之事也明年春

晉文公議分兵以伐曹衛謀于卻縠對曰臣已與軫商議停當

矣今日非與曹衛為難也分兵可以當曹衛而不可以當趙主公道宜

以伐曹為名假道于衛衛曹方睦必然不允若假道而後伐之

不出若他竟假道又將何以生端乎我乃從南河濟師出其不意直搗衛境所謂

疾雷不及掩耳勝有八九既勝衛然後乘勢而臨曹曹伯素失民心

只素失民心一節已可料其必敗矣文懼于敗衛之威其破曹必矣文公喜曰子真有

學之將也即使人如衛假道伐曹衛大夫元頃請于成公曰始晉君

出亡過我先君未嘗加禮今來假道君必聽之不然彼將先衛而後

曹矣若元頃之說得行不知晉人却如何處成公曰寡人與曹共服于趙若假以伐曹

之路恐未結曹歡而先取曹怒也怒曹猶恃有趙并怒趙將何恃乎

却不過晉怒已深而楚又未可恃乎遂不許曹使回報文公文公曰不出元帥所料也

乃命迂道南行渡了黃河行至五鹿之野文公曰嘻此介子推割股

處也不覺淒然淚下忠義之人與事最人諸將皆感嘆助悲魏犢曰

吾等當拔城取邑為君雪往年之恥何用嘆息這却說得丈夫氣武人有用只在此等處耳



先軫曰武子之言是也臣願領本部之兵獨取五鹿文公壯其言許之魏罃吾當助子一臂二將升車前進先軫令軍士多帶旗幟凡所過山林高阜之處便教懸插務要透出林表魏罃曰吾聞兵行詭道今徧張旗表反使敵人知備不知何意先軫曰罃素臣服於齊近改事荆蠻罃人不順每虞中國之來討吾主欲繼罃圖伯不可示弱當以先聲奪之伯者原是以力服人之事不之以強欲使其懼而服之也却說五鹿百姓不意罃兵猝然來到登城瞭望但見旌旗布滿山林正不知兵有多少不論城內城外居民爭先逃竄守臣禁止不住先軫兵到無人守禦一鼓拔之遣人報捷于文公文公喜形于色謂狐偃曰舅云得上今日驗矣乃留老將卻步揚屯守五鹿大軍移營進屯斂孟備卻說忽然得病文公親往視之卻說臣蒙主公不世之遇本欲塗肝裂腦以報知己奈天命有限當應折旗之兆死在旦夕尚有一言奉文公

曰卿有何言寡人無不聽教穀曰君之伐罃衛本謀固以致罃也致罃必先計戰計戰必先合齊秦秦遠而齊近君速遣一使結好罃侯願與結盟罃方惡罃亦思結罃倘得罃侯降臨則罃必懼而請成因而收秦此制罃之全策也可見楚人勢大而橫若不勝之不能成何宋襄乃欲借其力而用之謬矣公曰善遂遣使通好于齊敘述桓公先世之好願與結盟同攘荆蠻特孝公已薨國人推立其弟潘是為昭公潘葛處所生也新嗣人位以取穀之故政欲結罃以抗罃聞知罃侯屯軍斂孟即日命駕至罃地相會罃成公見五鹿已失忙使罃速之子罃前來謝罪請成罃文公曰罃不容假道今懼而求成非其本心寡人旦夕當踏平楚兵矣罃俞還報罃侯時罃丘城中訛傳罃兵將到一夕五驚俞謂罃成公曰罃怒方盛國人震恐君不如暫出城避之罃知主公已出必不來攻罃丘然後再乞罃好保全社稷可也成公嘆曰先君不幸

失禮于亡公子寡人又一時不明不允假道以至如此累及國人寡人亦無面目居于國中乃使大夫孫炎求救于國襄牛之地一面使大夫孫炎求救于國乃春二月也鬻翁有詩云

納姬贈馬怪紛紛

患難何須具主賓

誰知五鹿開疆者

便是當時求乞人

是月卻穀卒于軍晉文公悼惜不已使人護送其喪歸國以先軫有取五鹿之功升為元帥用晉臣佐下軍以補先軫之缺因趙衰前晉臣多聞是以任之文公欲遂滅衛國先軫諫曰本為國因國來拯其危今國之患未解而先覆人國非伯者存亡恤小之義也是伯者假仁處然亦必如此假仁而後得以成伯也况國雖無禮其君已出廢置在我不如移兵東伐國北及國師救國則我已在國矣是行軍也文公然其

言三月晉師圍曹共公集羣臣問計僖負驪進曰君此行為報

觀齊之怨也其怒方深不可較力臣願奉使謝罪請平以救一國百

姓之難若從此言晉文或以負驪之故而曲從未可知也曹共亡國之君宜其不聽而反加罪曹共公曰曹不

納衛肯獨納曹乎此處雖是然後聞負驪之有恩何不借而用之乃反以為罪乎總是亡國之君作事自然顛倒大

夫子即進曰臣聞曹侯出亡過曹負驪私餽飲食今日自請奉使此

乃賣國之計不可聽之主公先斬負驪臣自有計退曹共公曰負

驪謀國不忠姑念世臣免死罷官這還算他好處所以負驪謝恩出

朝去了正是閉門不管應前月分付梅香自主張共公問于明計將

安出于明曰曹侯恃勝其氣必驕此句却是用臣請詐為密書約以

黃昏獻門預使精兵挾弓弩伏于城墻之內此計雖亦可用獨不思晉為候入城將懸門

放下懸門即萬矢俱發不愁不為蔡粉此計雖亦可用獨不思晉為大國臣曹兵眾即使計成結

怨更甚能保後日之無事乎小曹共公從其計曹侯得于明降書便

欲進城先軫曰曹力未虧安知非詐臣請試之乃擇軍中長鬚偉貌者穿曹侯衣冠代行寺人勃鞞自請為御黃昏左側城上豎起降旗一面城門大開假曹侯引着五百餘人長驅而入未及一半但聞城墻之內梆聲亂響箭如飛蝗射來急欲回車門已下闌可惜勃鞞及二百餘人死做一堆幸得曹侯未去不然崑崙失火玉石俱焚了曹文公先年過曹人多有認得的其夜倉卒不辨真偽于朗只道曹侯已死在曹共公面前好不誇嘴且慢及至天明辨驗方知是假的早減了一半與其未曾入城者逃命來見曹侯曹侯怒上加怒攻城愈急于朗又獻計曰可將射死曹兵暴屍于城上愈增怨怒彼軍見之必然慘沮攻不盡力再延數日曹救必至此乃搖動軍心之計也曹共公從之曹軍見城頭用杵竿懸屍纍纍相望口中怨嘆不絕公謂先軫曰軍心恣變如之奈何先軫對曰曹國墻墓具在西門之

外請分軍一半列營於墓地若將發掘者城中必懼懼必亂而後乃可乘也文公曰善乃令軍中揚言將發曹人之墓使狐毛偃率所部之軍移屯墓地備下鋤鋤限定來日午時各以墓中髑髏獻功暴屍之計報之彼以暴屍為慘者必畏城內聞知此信心膽俱裂人之暴其屍也以人治人果是妙著

共公使人于城上大叫休要發墓今番真正願降先軫亦使人應曰汝誘殺我軍復磔屍城上眾心不忍故將發墓以報此恨汝能殞殮死者以棺送還吾軍吾當斂兵而退矣曹人覆曰既如此請寬限三日先軫應曰三日內不送屍棺難怪我辱汝祖宗也曹共公果然收取城上屍骸計點數目各備棺木此裝曹城中棺材生意大盛必然大有利錢但不知可要當差否也

笑三日之內盛斂得停停當當裝載乘車之上先軫定下計策預令狐毛狐偃欒枝胥臣整頓車馬分作四路埋伏只等曹人開門出棺四門一齊攻打進去到第四日先軫使人于城上大叫今日還我屍

棺否曹人城上應曰請解圍退兵五里即當交納先軫稟知文公傳令退兵果退五里之遠城門開處棺車分四門推出纔出得三分之

一忽聞砲聲大舉四路伏兵一齊發作城門被喪車填塞急切不能

關閉此令人所罵牢棺材曹兵乘亂攻入曹共公方在城上彈壓魏

雙在城外看見從軍中一躍登城劈胸揪住縛做一束于朗越城欲

遁被顛頡獲住斬之好箇有退晉之計人曹文公率眾將登城樓受

捷魏驪獻曹伯襄共公顛頡獻于朗首級眾將各有擒獲曹文公命

取仕籍觀之乘軒者三百人各有姓名按籍拘拿無一脫者籍中不

見僖負羈名字有人說負羈為勸曹君行成已除籍為民矣文公乃

面數曹伯之罪曰汝國只有一賢臣汝不能用却在用一班宵小如

小兒嬉戲若論懸門放箭時不亡何時喝教幽於大寨俟勝趙之後

待聽處分其乘軒三百人盡行誅戮抄沒其家以賞勞軍士僖負羈

有盤殮之惠家住北門環北門一帶傳令不許驚動諺云千貫買命

此等事耳不然則何值得許多耶一笑如有犯僖氏一草一木者斬首曹侯分調諸將

一半守城一半隨駕出屯大寨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曹伯慢賢遭繫虜

負羈行惠免誅夷

眼前不肯行方便

到後方知是與非

却說魏驪顛頡二人素有挾功驕恣之意今日見曹侯保全僖氏之

命魏驪忿然曰吾等今日擒君斬將主公並無一言褒獎些須盤殮

所患幾何却不道千却如此用情真箇輕重不分了顛頡曰此人若

仕於曹必當重用我等被他欺壓如此念頭不如一把火燒死了他

免其後患便主公曉得難道真箇斬首不成豈敢魏驪曰言之有

理二人日與飲酒候至夜靜私領兵卒圍住僖負羈之家前後門放

起火來火燄冲天魏驪乘醉恃勇躍上門樓冒着火勢在簷溜上奔

走如飛欲尋僖負羈殺之誰知棟榱焚毀倒蹋下來撲通一聲魏雋  
 失脚墜地跌箇仰面朝天跌得好誰叫你扒得恁高只聽得天崩地裂之聲一根  
 敗棟刮喇的正打在魏雋胸脯上魏雋火痛無聲登時口吐鮮血前  
 後左右火毬亂滾燒得好誰叫你放火燒人這箇只算小小報應只得掙扎起來兀自攀着  
 庭柱仍躍上屋盤旋而出滿身衣服俱帶着火扯得赤條條方免焚  
 身之禍魏雋雖然勇猛此時不繇不困倒了剛遇顛頡來到扶到空  
 閒去處解衣坐之一同上車回寓安歇却說狐偃晉臣在城內見北  
 門火起疑有軍變慌忙引兵來視見僖負羈家中被火急救軍士撲  
 滅已自焚燒得七零八落僖負羈率家人救火觸烟而倒比及救起  
 已中火毒不省人事其妻曰不可使僖氏無後乃抱五歲孩兒僖祿  
 奔後園立污池中得免亂到五更其火方熄僖氏家下死者數人殘  
 毀旁舍民居數十餘家狐偃晉臣訪知是魏雋顛頡一人放的火大

驚不敢隱瞞飛報大寨那大寨離城五里是夜雖望見城中火光不  
 甚明白直到天明文公接得申報方知其故即刻駕車入城先到北  
 門來看僖負羈負羈張目一看遂還看文公嘆息  
 不已負羈妻抱着五歲孩兒僖祿哭拜于地文公亦為垂淚謂曰賢  
 嫂不必愁煩寡人為汝育之即懷中拜為大夫厚贈金帛殯葬負羈

如此報之亦不為薄負羈可以贖矣攜其妻子歸直待伯歸附之後負羈妻願歸

鄉省墓乃遣人送歸僖祿長成仍仕于曹為大夫此是後話當日文  
 公命司馬趙衰議違命放火之罪欲誅魏雋顛頡趙衰奏曰此二人

有十九年從亡奔走之勞近又立有大功可以赦之文公怒曰寡人  
 所以取信于民者令也臣不遵令不謂之臣君不能行令于臣不謂

之君不君不臣何以立國諸大夫有勞于寡人者甚眾若皆可犯令  
 擅行寡人自今不復能出一令矣說得正大必有如此剛斷方纔做

得大事成得霸君趙衰之言反嫌

正趙衰復奏曰主公之言甚當然魏犇材勇諸將莫及殺之誠爲可惜且罪有首從分別首從却說得通臣以爲借顛頡一人亦足警衆何必并誅

文公曰聞魏犇傷胸不能起何惜此且暮將死之人而不以行吾法

乎趙衰曰臣請以君命問之如其必死誠如君言倘尙可驅馳願留

此虎將以備緩急論傷之輕重以爲行法之死生伯者之所以不如王道處文公點頭道是乃使

蒞林父往召顛頡使趙衰視魏犇之病不知魏犇性命如何且看下

回分解

### 第四十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

晉楚城濮大交兵

行軍之道全要鎮定子玉性剛而躁豈是爲將之材况君命退而必欲進君命守而必欲戰則剛愎無禮之甚矣安得不敗

楚成一生只算中主然觀其禮效重耳不怒其言伐宋之役旋師以避又戒得臣勿戰而讓之却是大有見識大有主意又非中主之可及

列國之中惟楚最爲強橫憑陵諸夏生事中原齊桓經營數十年始得興師討罪而召陵之役未能傷楚分毫故桓公班師之後楚之強橫憑陵如故而齊遂不能復出伐楚之師桓公沒後諸侯反紛紛奉楚而地之會雖是宋襄不自度量而刦盟執君殊爲已甚既欲爭霸而又不能尊事王室僭號自尊各雖爲伯而寔與周爲敵國也晉爲周之同姓欲圖伯則必尊王欲尊王則必表率列國若不制楚則小國不可得而合王室不可得而尊而伯遂亦不可得而成也而楚人狡悍不可以言詞折不可以禮義服非用兵力不能爲功故激之使戰其勢然也但楚之

兵力天下之所懼也非合齊秦則士氣不壯非多方設備則必  
勝難期非多埋伏則楚敗不亟而傷殘不多不足以挫其鋒而  
折其氣希中原數世之安也故城濮一役不特爲晉文圖伯之  
大關鍵乃周室得以延國之續命湯也其功顧不偉哉  
宋被楚兵而求救業已出師矣却不肯爲楚所致乃伐曹衛以  
爲解圍之計楚人分兵而宋圍不解則合齊秦以戰之本是我  
欲合齊秦却使其自來戰楚既來齊秦以講和又使子玉以必  
不肯聽彼欲以復曹衛爲名則先私許二國之復既不以爲彼  
之想而又以激其怒至于臨陣交兵其許多安排布置先後左  
右之間來路去路無不一一算到安放停當細針密線絲毫無  
有遺漏之處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晉之多算如此安有不  
勝者哉

先軫之謀兵可謂密矣使非祁瞞之違令出戰豈非全勝之局  
一入梗令幾敗大功故行軍之道首以出令必行爲要而違令  
尚行者雖立功亦不免于有罪也

雖則祁瞞違令辱師還喜得先軫安放接應周密不然幾至不  
支所以凡係多人共事只有一人不循調度便有債敗之憂不  
獨行陣之間爲然也

曹衛楚之宇下宋乃楚之仇人今既爲救宋而伐曹衛却就將  
曹衛之田分與宋人又拘執其講和之使他本來請復曹衛却  
救曹衛寫書絕他此卽能耐之人亦恐更耐不得矣况子玉乎  
先軫之謀真是水洩不漏

先軫善謀却也虧這許多帮手個個都是有才有勇應付得來  
所以事事上算可見凡是大功斷非一人可立諺云牡丹雖好

全靠綠葉扶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之只欲崙功擅賞而擔

掛同事之人者何其愚也

話說趙衰奉了圖侯密旨乘車來看魏犇時魏犇胸脯傷重病臥于

牀問來者是幾人左右曰止趙司馬單車至此魏犇曰此探吾死生

欲以我行法耳既知畏死何苦乃命左右取正帛為我束胸我當出

見使者左右曰將軍病甚不宜輕動魏犇大喝曰病不至死汝勿多

言如常裝束而出趙衰問曰聞將軍病猶能起乎主公使衰問子所

苦魏犇曰君命至此不敢不敬故勉強束胸以見吾子犇自知有罪

當死萬一獲赦尚將以餘息報君父之恩其敢自逸於是距躍者三

距躍者距地向前跳而越物曲踊者三踊跳也謂向上跳復折身而下趙衰曰將軍保重衰當為

主公言之乃復命於文公言魏犇雖傷尚能躍踊且不失臣禮不忘

報効君若赦之後必得其死力文公曰苟足以申法而驚眾寡人亦

何樂乎多殺此語須臾荀林父拘顛頡至文公罵曰汝焚僖大夫

之家何意顛頡曰介子推割股啖君亦遭焚死况盤殮乎臣欲使僖

負羈附於介山之廟也只是強詞并無道理然文公大怒曰介子推

逃祿不仕何與寡人亦折得倒乃問趙衰曰顛頡主謀放火違命擅刑合

當何罪趙衰應曰如今當斬首文公喝令軍正用刑刀斧手將顛頡

擁出轅門斬之命以其首祭負羈于僖氏之家懸其首于北門號令

曰今後有違寡人之令者視此文公又問趙衰曰魏犇與顛頡同行

不能諫阻口中自作分寸絕妙愛書不然何不曰二人同謀放火也合當何罪趙衰應曰當草職

使立功贖罪文公乃草魏犇右戎之職以舟之僑代之將士皆相顧

曰魏犇二將有十九年從亡大功一違君命或誅或放况他人乎國

法無私各宜謹慎自此三軍肅然知畏史官有詩云

亂國全憑用法嚴

私勞公議兩難兼



祇因違命功難贖

豈為盤殮一夕淹

話分兩頭却說**楚**成王伐**宋**克了緡邑直至睢陽四面築起長圍欲

侯其困迫而降之忽報**衛**國遣使臣孫炎告急**楚**王召問其事孫炎

將**晉**取五鹿及**衛**君出居襄牛之事備細訴說如救兵稍遲楚丘不

守**楚**王曰吾舅受困楚新婚于衛故甥舅相稱不得不救乃分申息二邑之兵留

元帥成得臣及鬬越椒從弟又鬬勃宛春一班將佐同各路諸侯圍

救衛而仍留兵以圍宋可見仇宋殊深自統為呂臣鬬宜申等率中軍兩廣楚兵有左右二廣每

五乘親往救**衛**四路諸侯亦慮本國有事各各辭回止留其將統兵

**陳**將轅選轅濤塗之子**蔡**將公子卬**鄭**將石癸**許**將百疇俱聽得臣調度

單說**楚**王行至半途聞**晉**兵已移向**曹**國正議救**曹**未幾報至**晉**兵

已破**曹**執其君**楚**王大驚曰**晉**之用兵何神速乃爾已知晉人能用兵矣遂駐

軍于申城地在今南陽縣遣人往穀收回公子雍及是牙等以穀地仍復歸

**齊**使中公叔侯與**齊**講和撤戎而還又遣人往**宋**取回成得臣之師

且戒諭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年踰六旬而果得**晉**國備嘗險阻

通達民情始天假之年以昌大**晉**國之業非**楚**所能敵也不如讓之

可稱識時務者呼為俊傑使命至穀中公叔侯至穀修好于**齊**班師回**楚**惟成得

臣自恃其才憤憤不平謂眾諸侯曰**宋**城旦暮且破奈何去之聞越

椒亦以為然得臣使回見**楚**王願少待破**宋**奏凱而回如遇**晉**師請

決一死戰若不能取勝甘伏軍法不知他如何這般爭得定**楚**王召子文問曰孤

欲召子玉還而子玉請戰於卿何如子文曰**晉**之救**宋**志在圖伯然

**晉**之伯非**楚**利也能與**晉**抗者惟**楚**若避**晉**則**晉**遂伯矣且**曹****衛**

我之與國見**楚**避**晉**必懼而附**晉**始令相持以堅**曹****曹**之心不亦可

乎王但戒子玉勿輕與**晉**戰若講和而退猶不失南北之局也子文之意

雖似善算然中亦有偏祖子玉之意在內**楚**王如其言分付越椒戒得臣勿輕戰可和則

和則

和則

和則

和成得臣聞越椒回復之話且喜不即班師攻宋愈急晝夜不息宋成公初時得公孫圉報信晉侯將伐晉衛以解宋圍乃悉力固守及楚成王分兵一半救衛去了得臣之圍愈急心下轉慌大夫門尹般進曰晉知救衛之師已行未知圍宋之師未退也臣請肯死出城再見晉君乞其救援宋成公曰求人至再豈可以空言往乎乃籍庫藏中寶玉重器之數造成冊籍獻于晉侯以求進兵只等楚兵寧靜便照冊輪納門尹般再要一人帮行宋公使華秀老同之二人辭了宋公覩箇方便縋城而出偷過敵寨一路探訪晉軍到于何處逕奔軍前告急門尹般華秀老二人見了晉侯涕泣而言敝邑亡在旦夕寡人惟是不腆宗器願納左右乞賜哀憐文公謂先軫曰宋事急矣若不往救是無宋也若往救必須戰楚卻穀曾爲寡人策之非合晉秦爲助不可今楚歸穀地於晉與之通好秦楚又無隙未肯合謀將告

之何先軫對曰臣有一策能使晉秦自來戰楚文公欣然問卿有何妙計使晉秦自來戰楚先軫對曰宋之賂我可謂厚矣受賂而救君何義焉不如辭之使宋以賂晉之物分賂晉秦求二國向楚宛轉乞其解圍二國自謂力能得之於楚必遣使至楚楚若不從則晉秦之隙成矣文公曰倘請之而從晉秦將以宋奉楚與我何利焉先軫對曰臣又有一策能使楚不從晉秦之請文公曰卿又有何計使楚必不從晉秦之請先軫曰曹衛晉所愛也宋楚所嫉也我以逐衛侯執曹伯矣二國土地在我掌握與宋連界誠割取二國田土以界宋人則楚之恨宋愈甚晉秦雖請其肯從乎晉秦憐宋而怒楚雖欲不與晉合不可得也文公撫掌稱善一君一臣東算西算自相問難似手多疑而究竟歸着至當不易子玉安得不入乃使門尹般以寶玉重器之數分作二籍轉獻晉秦二國門尹般如秦華秀老如楚約定一般話說相見之間須要極其哀

懇秀老至晉參見了昭公言晉方恐此難非上國不解若因上國得保社稷不惟先朝重器不敢愛願年年聘好子孫無間昭昭公問曰今楚君何在華秀老曰楚王亦肯解圍已退師于申矣惟楚令尹成得臣新得楚政謂做邑且暮可下貪功不退是以乞憐于上國耳昭公曰楚王前日取我穀邑近日復歸于我結好而退此無貪功之心既令尹成得臣不肯解圍寡人爲宋曲意請之乃命崔天爲使逕至宋地往見得臣爲宋求釋門尹般到秦亦如華秀老之言秦穆公亦遣公子欒爲使如楚軍與得臣討情齊秦兩不相照各自遣使門尹般和華秀老俱轉到晉軍回語文公謂之曰寡人已滅曹其田近宋者不敢自私乃命狐偃同門尹般收取衛田命晉臣同華秀老收取曹田把兩國守臣盡行趕逐正在這箇時候所以恰妙崔天公子欒正在成得臣幕下替宋講和恰好那些被逐的守臣紛紛來訴說宋大夫門

尹般華秀老倚晉之威將本國田土都割據去了得臣大怒謂

使者曰宋人如此欺負曹豈像箇講和的不敢奉命休怪休怪

就發齊秦兩國使臣將此語去責備崔天和公子欒一場沒趣即時

辭回晉侯聞得臣不准齊秦二國之請預遣人于中途邀迎二國使

臣到于營中即因其勢而用盛席款待訴以楚將驕悍無禮即日與

臣交戰望二國出兵相助崔天公子欒領命去了且說得臣誓于眾

曰不服曹衛寧死不必回軍楚將宛春獻策曰小將有一計可以不

勞兵刃而復曹衛之封曹衛雖可復以怕得臣問曰子有何計宛春

曰晉之逐衛君執曹伯皆爲宋也元帥誠遣一使至晉軍好言講解

要晉復了曹衛之君還其田土我這裏亦解宋圍大家罷戰休兵豈

不爲美得臣曰衛不見聽如何宛春曰元帥先以解圍之說明告

宋人姑緩其攻宋人思脫楚禍如倒懸之望解若晉侯不允不惟曹

衛二國怨晉亦怨之聚三怨以敵一晉我之勝數多矣亦是好算計只是還

不及去軫得臣曰誰人敢使晉軍宛春曰元帥若以見委春不敢

得臣乃緩宋國之攻命宛春為使乘單車直造晉軍謂文公曰君之

外臣得臣再拜君侯麾下楚之有曹圍猶晉之有宋也君若復圍

曹得臣亦願解圍去宋彼此修睦各免生靈塗炭之苦言猶未畢只

見狐偃在傍怒氣勃勃罵道子玉好沒道理你釋了一箇未亡之宋

却要我這裏復兩箇已亡之國你直恁便宜先軫急躡狐偃之足謂

宛春曰曹圍罪不至滅亡寡君亦欲復之臨機應變真且請暫住後

營咨我君臣計議施行欒枝引宛春歸于後營狐偃問于先軫曰

軾軫真欲聽宛春之請乎軫曰宛春之請不可聽不可不聽假曰何

謂也軾曰宛春此來蓋子玉好計欲居德於已而歸怨於晉也一句

不聽則棄三國怨在晉矣聽之則復三國德又在晉矣為今之計不

如私許曹圍以離其黨編不上他算計再拘執宛春以激其怒得忠

性剛而躁必移兵索戰于我是宋圍不求解而自解也倘子玉自與

晉通和則我遂失宋矣 曰子載之計甚善但寡人前受晉君之

惠今拘執其使恐于報施之理有礙晉文之言厚道欒枝對曰吞嚙小

國凌辱大稱此皆中原之大恥君不圖伯則已如欲圖伯恥在于君

乃懷區區之小惠乎只向大處看去却亦不着文公曰微卿言寡人不知也遂命

欒枝押送宛春于五鹿交付守將卻步揚小心看管其原來車騎從

人盡行驅回教他傳語令尹曰宛春無禮已行囚禁待拿得令尹一

同誅戮如此語安得不怒從人抱頭鼠竄而去文公打發宛春事畢使人告

曹共公曰寡人豈為出亡小忿求過於君所以不釋然於君者以君

之附故也君若遣一介告絕於晉以明君之與晉即當送君還曹

耳曹共公即于求釋信以為然遂為書遺得臣云

孤懼社稷之隕死亡不免不得已即安於晉不得復事上國上國若能驅晉以爲孤宸宇孤敢有二心耶

文公又使人往襄牛見衛成公亦以復國許之成公大喜甯俞諫曰

此晉國反間之計不可信之然此時爲衛成計却亦無有善策成公不聽亦致書得

臣大約如曹伯之語時得臣方聞宛春被拘之報咆哮呼跳大罵晉

重耳你是跑不傷餓不死的老賊當初在我國中是我刀砧上一塊

肉今纔得反國爲君輒如此欺負人自白兩國相爭不罪來使如何

將我使臣拿住吾當親往與他講理正是要你親往耳正在發怒帳外小卒

報道曹衛二國各有書札上達元帥得臣想道衛侯曹伯流離之際

有甚書來通我必是打探得晉國什麼破綻私來報我此乃天助我

成功也想得太高與了啟書看時如此恁般却是從晉絕楚的話頭氣得心

頭一片無明火直透上三千丈不止如此欺人真令人難耐大叫道這兩封書

又是老賊逼他寫的老賊老賊今日不是你就是我定要并箇死活

分付大小三軍撤了宋圍且去尋晉重耳做對正要你待我敗了如此

軍容弱怕殘宋走往那里去鬪越椒曰吾王曾叮嚀不可輕戰要戰

之時還須稟命而行况齊秦二國會爲宋求情恨元帥不從必然遣

兵助晉我國雖有陳鄭許相幫恐非齊秦之敵必須入朝請添兵

益將方可赴敵得臣曰就煩大夫一行以速爲貴越椒奉元帥將令

逕到申邑來見楚王奏知請兵交戰之意楚王怒曰寡人戒勿與戰

子玉強要出帥能保必勝乎越椒對曰得臣有言在前如若不勝甘

當軍令楚王終不穩意是王持重想亦看乃使鬪宜申將西廣之兵

而往楚兵二廣東廣在左西廣在右凡精兵俱在東廣止分西廣之

兵不過千人又非精卒乃是楚王疑其兵敗不肯多發兵之意成得

臣之子成大心聚集宗人之兵約六百人自請助戰楚王許之鬪宜

申同越椒領兵至宋得臣看見兵少心中愈怒大言曰便不添兵難道我勝不得正是即日約會四路諸侯之兵拔寨都起這一去正中先軫的機謀了鬻翁有詩云

人困睢陽功未收

勃然一怒戰羣侯

得臣縱有冲天志

怎脫今朝先軫謀

得臣以西廣戎車兼成氏本宗之兵自將中軍使鬪宜申字子西率申

邑之師同鄭字子率息邑之兵同陳蔡

二路兵將為右軍兩驟風馳直逼侯大寨做三處屯聚文公集

諸將問計先軫曰本謀致楚欲以挫之且楚自伐魯圍宋以至於今

其師老矣必戰楚毋失敵說得是狐偃曰主公昔日在楚君面前曾

有一言他曰治兵中原請避君三舍今遂與楚戰是無信也主公向

不失信于原人乃失信于楚君乎必避楚說得又是諸將皆慨然曰

以君避臣辱甚矣不可不可狐偃曰子玉雖剛很然楚君之惠不可

忘也吾避楚非避子玉有理諸將又曰倘楚兵追至奈何狐偃曰若我

退楚亦退必不能復圍宋矣若我退而楚進則以臣逼君其曲在彼

避而不得人有怒心彼驕我怒不勝何為又有理又文公曰子犯之

言是也傳令三軍俱退晉軍退三十里軍吏來稟曰已退一舍之地

矣文公曰未也又退三十里文公仍不許駐車直退到九十里之程

地名城濮地在開州之南恰是三舍之遠方教安營息馬有理時晉孝公命

上卿國懿仲之子國歸父為大將崔天副之秦穆公使其次子小子

懿音為大將白乙丙副之各率大兵協同晉師戰楚俱于城濮下寨

宋圍已解宋成公亦遣司馬公孫固如晉軍拜謝就留軍中助戰却

說楚軍見晉軍移營退避各有喜色鬪勃曰晉侯以君避臣於我亦

有榮名矣不如借此旋師雖無功亦免于罪可見子玉此得臣怒曰

可挽回得臣怒曰

吾已請添兵將若不一戰何以復命晉軍既退其氣已怯宜疾

追之傳令速進趙軍行九十里恰與晉軍相遇得臣相度地勢憑山

阻澤據險為營晉諸將言于先軫曰楚若據險攻之難拔宜出兵爭

之先軫曰夫據險以固守也子玉遠來志在戰而不在守雖據險安

所用之據險兵家之要着也先軫只為看得一子玉來意時文公亦

以戰楚為疑狐偃奏曰今日對壘勢在必戰戰而勝可以伯諸侯即

使不勝我國外河內山足以自固楚其奈我何文公意猶未決是夜

就寢忽得一夢夢見如先年出亡之時身在楚國與趙王手搏為戲

氣力不加仰面倒地楚王伏于上身擊破其腦以口噤之既覺大懼

時狐偃同宿帳中文公呼而告之如此恁般夢中楚不勝被食吾

腦恐非吉兆狐偃稱賀曰此大吉之兆也君必勝矣文公曰吉在何

處偃對曰君仰面倒地得天相照楚王伏于身上乃伏地請罪也腦

所以柔物君以腦子楚柔服之矣非勝而何狐偃已定勝楚之策故

文公意乃釋然天色乍明軍吏報楚國使人來下戰書文公啟而觀

之書云

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狐偃曰戰危事也而曰戲彼不敬其事矣能無敗乎處處以文公使

藥枝答其書云

寡人未忘楚君之惠是以敬退三舍不敢與大夫對壘大夫必欲

觀兵敢不惟命詰朝相見

楚使者去後文公復先軫再閱其軍共七百乘精兵五萬餘人齊秦

之眾不存其內文公登有莘之墟今開封府陳留縣以望其師見其

少長有序進退有節嘆曰此卻毅之遺教也以此應敵可矣使人伐

其山木以備戰具先軫分撥兵將使狐毛狐偃引上軍同秦國副將

百乙丙攻**趙**左師與鬪宜申交戰使欒枝胥臣引下軍同**晉**國副將  
 崔天交**趙**右師與鬪勃交戰各授其策行事自與卻縠祁肅中軍結  
 陣與成得臣相持却教荀林父士會各率五千人為左右翼淮備接  
 應再教國歸父小子勣各引本國之兵從間道抄出**趙**軍背後埋伏  
 只等**趙**兵敗北便殺人據其大寨時魏犇胥疾已愈自請為先鋒先  
 軫曰留老將軍有用處從有莘南去地名空桑與**趙**連谷地面接壤  
 老將軍可引一枝兵伏于彼處截**趙**敗兵歸路擒拿**趙**將魏犇欣然  
 去了趙衰孫伯糾羊舌突茅茷等一班文武保護**晉**文公於有莘山  
 上觀戰再教舟之僑於南河整頓船隻伺候裝載**趙**軍輜重臨期無  
 悞這方是擊得真穩次日黎明**晉**軍列陣于有莘之北**趙**軍列陣于南彼此  
 三軍各自成列得臣傳令教左右三軍先進中軍繼之且說**晉**下軍  
 大夫欒枝打探**趙**右師用**陳**蔡為前隊喜曰元帥密謂我曰**陳**蔡怯

戰而易動先挫**陳**蔡則右師不攻而自潰矣乃使白乙丙出戰**陳**轅

選蔡公子即欲在鬪勃前建功爭先出車未及交鋒**晉**兵忽然退後

本交鋒而退便明二將方欲追趕只見對陣門旗開處一聲砲响

臣領著一陣大車冲將出來駕車之馬都用虎皮蒙背敵馬見之認

為真虎驚惶跳躑執轡者拿把不住牽車回走反冲動鬪勃後隊胥

臣和白乙丙乘亂掩殺胥臣斧劈公子印于車下白乙丙箭射鬪勃

中頰鬪勃帶箭而逃**趙**右師大敗死者枕籍不計其數欒枝遣軍卒

假扮作**陳**軍人執著彼處旗號往報**趙**軍說右師已得勝速速進

兵共成大功看書者自開眼其得臣憑軟望之但見**晉**軍北奔煙塵

蔽天喜曰**晉**下軍果敗矣急催左師并賦前進鬪宜申見對陣大旆

高懸料是主將抖擻精神冲殺過來這裏狐偃迎住畧戰數合只見  
 陣後大亂狐偃回轅便走大旆亦往後退行且申只道**晉**軍已遁招



引鄭許二將儘力追逐忽然鼓聲大震先軫卻濤引精兵一枝從半腰裏橫沖過來將**圖**軍截做二段狐毛狐偃番身復戰兩下夾攻**圖**之兵先自驚潰宜申支架不住拚死命殺出遇著**圖**將雀天又殺一陣盡棄其車馬器械雜於步卒之中爬山而遁原來**圖**下軍偽作奔北煙塵傲天却是欒枝砍下有莘山之木曳於車後車馳木走自然刮地塵飛哄得左軍貪功索戰狐毛又詐設大旆教人曳之而走裝作奔潰之形狐偃佯敗誘其驅逐先軫早已算定分付祁驍虛建大將旗守定中軍任他敵軍搗戰切不可出應自引兵從陣後抄出橫沖過來恰與二狐夾功遂獲全勝說明用計次第令人耳目不待這都是先軫預定下的計策有詩爲證

臨機何用陣堂堂

先軫奇謀不可當

只用虎皮蒙馬計

楚軍左右盡奔亡

話說**圖**元帥成得臣雖則恃勇求戰想著**圖**兩番教誡之語却也十分持重傳聞左右三軍俱已進戰得利追逐**圖**兵遂令中軍擊鼓使其子小將軍成大心出陣祁驍先時也守著先軫之戒堅守陣門全不招架**圖**軍中又發第三通鼓成大心手提畫戟在陣前耀武揚威祁驍忍耐不住使人察之回報是十五歲的孩子祁驍曰諒童子有何本事行軍只是守我的軍令管他來者何人做甚處手到拏來也算我中軍一功喝教搥鼓戰鼓一鳴陣門開處祁驍舞刀而出小將軍便迎住交鋒相鬪二十餘合不分勝敗鬪越椒在門旗之下見小將軍未能取勝卽忙駕車而出拈弓搭箭覷得較親一箭正射中祁驍的盔纓祁驍喫了一驚欲待退回本陣恐沖動了大軍只得繞陣而走鬪越椒大叫此敗將不須追之可殺入中軍擒拏先軫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解

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

踐土壇晉侯主盟

成得臣父子及鬬越椒可謂有勇之將又所領都是強兵而終不免于敗只是無謀耳故兵法云將在謀而在勇也

楚國之法兵敗者死甚是可笑天下豈有常勝之兵耶若子玉違命擅專卽幸而獲勝亦不爲無罪况敗績乎楚成殺之不可謂錯至爲賈之言則權宜之論亦未可爲訓也子玉強毅不屈固可望其後功然剛愎而驕卽使輔以智謀之士其肯降心以聽乎能保後之必有功乎不能保其後功而先已曲吾國法後將何以爲國耶楚成之果然賜死雖一時盛怒然而細論道理却亦自赦他不得

才徇性執不遭大禍必奇窮此相法書中之語也持以相人無不中者今觀子玉豈非才偏性執耶卽無范巫商似之言亦可料其非善終之相也

子文雖看錯一成得臣其料鬬越椒却絲毫不爽可見有學問見識人畢竟其言多中至于委政子玉乃智者千慮之一失耳凡人做事大意放心最是壞事舟之僑之回家只爲大意放心耳其料晉楚相持必然日久亦未嘗不是卽我在前卷看來亦不料其恁速也却偏偏六日工夫大軍便班師了只是畧畧大意放心使落了一箇殺頭的罪名在身上閱之令人神悚

晉文爲求諸侯而出兵爲圖伯而戰楚雖以尊王爲名其寔乃自爲也却得周天子親來勞軍就便命以方伯是何等榮耀可見肯出力做好事人未嘗不得便宜也

許復曹衛而令其絕楚晉文之謀也既勝楚矣却不念及即使  
怒心未已何不竟以事楚爲二國罪而獻之天子乎以仁義爲  
名而因以快私怨亦是一策而又不出此晉文之意或欲遂滅  
二國也若使齊桓管仲必不如此此孔子所以嘉許桓仲也  
凡人在我跟前說別人的壞話必然在別人跟前肯說我的壞  
話此是定情亦是定理如魯之公子翠衛之猷犬前後便是一  
箇樣子吾願天下聽言人於此等人面前不特壞話不可說即  
好話亦不可說何也恐其因我好話他反在別人面前獻勤致  
把好意成惡意也

話說**趙**將鬪越椒與小將軍成大心不去追趕那瞞竟撞入中軍越  
椒見大將旗迎風蕩颺一箭射將下來**晉**軍不見了帥旗即時大亂  
中軍之將不宜輕動却得荀林父先蔑兩路接應兵到荀林父接住  
正爲帥旗要緊耳

鬪越椒廝殺先蔑便接住成大心廝殺成得臣摩軍大進壞營大呼  
曰今日若容**晉**軍一箇生還誓不回軍且慢正在施設先軫卻漆兵  
到兩下混戰多時藥枝皆臣狐毛狐偃一齊都到如銅牆鐵壁圍裏  
將來得臣方知左右二軍已潰無心戀戰急急傳令鳴金收軍怎當  
得**晉**兵眾盛把**楚**家兵將分做十來處圍住小將軍成大心一枝畫  
戟神出鬼沒率領宗兵六百人無不一以當百保護其父得臣拚命  
殺出重圍不見了鬪越椒復番身殺入那鬪越椒乃是子文之從弟  
子得狀如熊虎聲若豺狼有萬夫不當之勇精於射藝矢無虛發在  
**晉**軍中左冲右突正尋覓成家父子恰好成大心遇見說元帥有了  
將軍可快行兩箇遂合做一處各奮神威復救出許多**晉**軍潰圍而  
出楚軍有如此勇將  
可見勝之之難**晉**文公在有莘山上觀見**晉**兵得勝忙使人教  
先軫傳諭各軍但逐**楚**兵出了**宋**衛之境足矣不必多事擒殺以傷

兩國之情負了**楚**王施惠之意先軫遂約住諸軍不行追趕那驕  
令出戰因於後車伺候發落胡曾先生有詩云

避兵三舍未酬恩

又誠窮追免楚軍

兩敵交鋒尚如此

平居負義是何人

**陳蔡鄭許**四國損兵折將各自逃生回本國去了單說成得臣同成  
大心闢越椒出了重圍急投大寨前哨報寨中已駭起**晉秦**兩家旗  
號了原來歸國父子小勳一將殺散**楚**兵據了大寨輜重糧草盡歸  
其手得臣不敢經過只得倒轉從有莘山後沿睢水一路而行鬪  
由鬪勃各引殘兵來會行至空桑地面忽然連珠砲響一軍當路旗  
上寫大將魏字 魏先在**晉**國獨制 魏人無不服其神勇今日  
路當險處遇此勅敵那殘兵又都是箇傷弓之鳥誰人不喪胆消魂  
早已望風而潰了 華容 曹操 正 關 越 椒 大怒 叫 小 將軍 保護 元 帥 奮

起精神獨力拒戰鬪宜由鬪勃也只得勉強相幫魏魏力戰三將水  
泐不漏正在相持只見北來一人飛馬而至大叫將軍罷戰先元帥  
奉上公之命放魏將生還本國以報出亡時款待之德 具見晉公  
魏方纔住手教軍士分開兩下大喝饒你去得臣等奔走不迭  
回至連谷點簡殘軍中軍雖有損折尚十存六七其申息之師分屬  
左右二軍者所存十無一二哀哉 還算晉人厚道不曾奉 古人有弔  
戰場詩云

勝敗兵家不可常

英雄幾箇老沙場

禽奔獸駭投坑穽

肉顛筋飛飽劍鏗

鬼火熒熒魂宿草

悲風颯颯骨侵霜

勸君莫羨封侯事

一將功成萬命亡

得臣大慟曰本圖為**晉**國揚萬里之威不意中**晉**人詭謀貪功敗績

罪復何辭說得是矣還存遺命尚恐不  
連谷使其子大心部領殘軍去見**楚**王自請受誅時**楚**成王尚在申  
城見成王心至大怒曰汝父有言在前不勝甘當軍令今又何言大  
心叩頭曰臣父自知其罪便欲自殺臣實止之欲使就君之戮以申  
國法也**楚**王曰**楚**國之法兵敗者死諸將速宜自裁毋污吾斧鑕大  
心見**楚**王無憐救之意號泣而出回復得臣得臣嘆曰縱**楚**王赦我  
我亦何面目見申息之父老乎乃北向再拜拔佩劍自刎而死却說  
蔣賈在家問其父蔣臣曰呂曰聞令尹兵敗信乎呂臣曰信蔣賈曰王  
何以處之蔣臣曰子玉與諸將請死王聽之矣蔣賈曰子玉剛愎  
而驕不可獨任然其人強毅不屈使得智謀之士以為之輔可使立  
功今雖兵敗他日能報**晉**仇者必子玉也却也未必父親何不諫而  
留之呂臣曰王怒甚恐言之無益蔣賈曰父親不記范巫商之言

乎范邑各巫者各商似呂臣曰汝試言之蔣賈曰商似善相人主上為公子時  
商似曾言主上與子玉子西三人日後皆不得其死主上切記其言  
卽位之日卽賜子玉子西免死牌各一面欲使商似之言不驗也主  
上怒中偶忘之耳父親若言及此主上必留二臣無疑矣呂臣卽時  
往見**楚**王奏曰子玉罪雖當死然吾王曾有免死牌在彼可以赦之  
**楚**王愕然曰豈非范巫商似之故耶微子言寡人幾忘之矣乃使大  
夫潘圻同成王心乘急傳驛遞之車宣**楚**王命敗將一槩免死比及到連  
谷時得臣先死半日矣左師將軍鬬宜申懸櫟自縊因身軀重人懸  
弔斷絕恰好免死命至留下性命鬬勃原要收殮子玉子西之屍方  
纔自盡故此亦不會死單死了箇成得臣豈非命乎中軍三帥是  
甘認軍狀是他單死了他正當其罪潛淵居士有詩弔之云

楚國昂藏一丈夫

氣吞全晉挾雄圖

一朝失足身軀喪

始信堅強是死徒

成大心殞殲父尸鬪宜申鬪勃鬪越椒等隨潘厓到申城謁王伏地拜謝不殺之恩王知得臣自殺懊悔不已還駕郢都升為呂臣今襄陽為令尹貶鬪宜申為商邑士津縣尹謂之商公鬪勃出守襄城今襄陽

楚王轉憐得臣之死拜其子成大心成嘉俱為大夫令尹子文致政

居家聞得臣兵敗嘆曰不出為賈所料吾之識見反不如童子寧不

自羞真是可羞只是還羞遲了不知嘔血數升伏床不起召其子鬪

鬪曰吾死在旦夕惟有一言囑汝汝叔越椒自初生之日已有熊

虎之狀豺狼之聲此滅族之相也吾比時曾勸汝祖勿蓄之汝祖不

聽吾觀為呂臣不壽勃與宜申皆非善終之相鬪國為政非汝則越

椒越椒傲很好殺只有了此四字就不是也椒若為政必有非理之望

鬪氏之祖宗其不祀乎吾死後椒若為政汝必逃之無與其禍也

再拜受命子文遂卒未幾為呂臣亦死成王追念子文之功使鬪

鬪為令尹越椒為司馬為賈為工正不在話下却說鬪文公既敗

師移屯于鬪大寨寨中所遺糧草甚廣各軍資之以食戲曰此鬪人

館穀我也這等館穀未免大鬪等諸將皆北面稱賀文公謝不受

面有憂色諸將曰君勝敵而憂何也文公曰子玉非甘出人下者勝

不可恃能勿懼乎勝而能懼即得歸國父小子愨等辭歸文公以軍

獲之半遺之二國奏凱而還鬪公孫固亦歸本國鬪公自遣使拜謝

鬪秦不在話下先軫以祁瞞至文公之前奏其違命辱師之罪文公

曰若非上下二軍先勝鬪兵尚可制乎命司馬趙衰定其罪斬祁

以狗于軍鬪令曰今後有違元帥之令者視此斬頭顯是尊君命斬

兩軍中亦加悚懼大軍留有莘三日然後下令班師行至南河哨馬

稟復河下船隻尚未齊備文公使召舟之僑僑亦不在原來舟之僑

稟復河下船隻尚未齊備文公使召舟之僑僑亦不在原來舟之僑

是魏國降將事晉已入滿望重用立功却差他南河拘集船隻心中

不平恰好接得家報其妻在家病重這個妻子是催命鬼僑料晉魏相持必然

日久未必便能班師因此暫且回國看視不想夏四月戊辰師至城

濮已已交戰便大敗魏師休兵三日至癸酉大軍遂還前後不過六

日其寔快也出人意料之外晉侯便至河下遂談了濟河之事文公

大怒欲令軍士四下搜捕民船先軫曰南河百姓聞吾敗魏誰不震

恐若使搜捕必然逃匿不若出令以厚賞募之文公曰善纔懸賞軍

門百姓爭艤船應募民船裝兵最是人情所畏然因重賞使爭來應募真是可嘆頃刻舟集如蟻

大軍遂渡了黃河文公謂趙衰曰晉衛之恥已雪矣恥雖已雪事却未完何不使作

處分惟鄭仇未報奈何趙衰對曰君旋師過鄭不患鄭之不來也文

公從之行不數日遙見一隊車馬候擁著一位貴人從東而來前隊

藥枝迎住問來者何人答曰吾乃周天子之卿士王子虎也聞晉侯

伐魏得勝以安中國故天子親駕鑾輿來犒三軍先令虎來報知

枝即引于虎來見文公文公問于羣下曰今天子下勞寡人道路之

間如何行禮趙衰曰此去衡雍不遠鄭地在熒澤縣西北十五里有地曰踐土

慶府孟縣其地寬平連夜建造王宮于此然後主公引列國諸侯迎駕以

行朝禮庶不失君臣之義也文公遂與王子虎訂期約以五月之吉

于踐土候周王駕臨于虎辭去大軍望衡雍而進途中又見車馬一

隊有一使臣來迎乃是鄭大夫子人九子人氏奉鄭伯之命恐晉兵

來討其罪特遣行成妻舅女婿素所敬服者也因兵晉文公怒曰

鄭聞魏敗而懼非出本心寡人俟觀王之後當親率師徒至于城下

趙衰進曰自我出師以來逐衛君執曹伯敗魏師兵威已大震矣又

求多于鄭奈勞師何能恤兵者方能知本君必許之若鄭堅心來歸赦

之可也如其復貳姑休息數月討之未晚文公乃許鄭成大軍至衡

雍下寨一面使狐毛狐偃帥本部兵往踐土築造王宮一面使欒枝入鄭城與鄭伯爲盟鄭伯親至衡雍致餼謝罪文公復與敵血訂好話間因誇美子玉之英勇鄭伯曰已自殺於連谷矣文公嘆息久之鄭伯既退文公私謂諸臣曰吾今日不喜得鄭喜遇之失子玉也子玉死餘人不足慮諸卿可高枕而臥矣髯翁有詩云

得臣雖是莽男兒

勝負將來未可知

盡說楚兵今再敗

可憐連谷有輿尸

却說狐毛狐偃築王宮于踐土照依明堂之制怎見得有明堂賦爲証

赫赫明堂居國之陽寗我特立鎮厭殊方所以施一人之政令朝萬國之侯王面室有三總數惟九間太廟於正位處木室於中齋啟閉乎三十六戶羅列乎七十二牖左箇於箇爲季孟之交分上

圓下方法天地之奇偶及夫諸位散設三公最崇當中階而列位與羣臣而不同諸侯東階之東西南而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而相向諸子應門之東而鶚立諸男應門之西而鶴望戎夷金木之戶外蠻狄水火而位配九采外屏之右以成列四塞外屏之左而遙對朱干玉戚森聳以相參龍旂豹韜抑揚而相錯肅肅沉沉鬱崇壑深烟收而卿士齊列日出而天顏始臨戴冕旒以當軒見八絃之稽顙負斧戔而南面知萬國之歸心

王宮左右又別建館舍數處晝夜并工月餘而畢傳檄諸侯俱要五月朔日踐土取齊是時宋成公王臣齊昭公潘俱係舊好鄭文公捷是新附之國率先來赴他如晉僖公申與魯通好陳穆公欵蔡莊公甲午與楚連兵都是楚黨至是懼罪亦來赴會可見勢弱國小國自不必說惟晉僖公業事楚最小不願從晉秦穆公任好雖與晉合從



未與中國會盟遲疑不至衛成公鄭出在襄牛曹共公襄見拘五鹿  
晉侯曾許以復國尙未明赦亦不與會單說衛成公聞晉將合諸侯  
謂衛曾曰微會不及于衛曾怒尙未息也寡人不可留矣衛曾對曰  
君徒出奔誰納君者不如讓位于武叔使元咺奉之以乞盟于踐土  
君若爲遜避而出天如祚衛武獲與盟武之有國猶君之有况武素  
孝友豈忍代立必當爲復君之計矣衛侯心雖不願到此地位無可  
奈何使孫炎以君命致國于叔武如衛曾之言孫炎領命往楚丘去  
衛侯又問于衛曾曰寡人今欲出奔何國而可衛曾躊躇未答正是  
衛侯又曰適楚何如衛曾對曰楚雖婚姻寔晉仇也且前已告絕不可  
復往不如適陳陳將事晉又可藉爲通晉之地也衛侯曰不然告絕  
非寡人意楚必諒之晉楚將來事未可定使武事晉而我托于楚兩  
途觀望不亦可乎此即今人踴兩家船之法皆  
衛侯遂適楚楚邊人

追而晉之好乃改適陳始服衛曾之先見矣孫炎見叔武致衛侯

之命武曰吾之守國攝也敢受讓乎即同元咺廷會使孫炎回復衛

侯言見晉之時必當爲己乞憐求復也元咺曰君性多猜忌吾不遣

親子弟相從何以取信乃使其子元角伴孫炎以往名雖問侯是則

留質之意君在流離之中不求而自遣子往待公子猷犬私謂元咺

曰君之不復亦可知矣子何不以讓國之事明告國人擁立夷叔武

而相之晉人必喜子挾晉之重以臨衛是子與武共衛也雖是替

矣不該明猷犬語塞而退恐衛侯一旦復國元咺洩其言未免得罪

乃私往陳國密報衛侯就不該放他去自反說元咺已立叔武爲君

謀會晉以定其位衛成公惑其言以問孫炎孫炎對曰臣不知也元

角見在君所其父有謀角必與聞君何不問之這箇可笑即使其父

有謀見子如何肯說

衛侯復問于元角角言並無是事甯俞亦言曰桓若不忠于君肯遣子出侍乎君勿疑也公子獻犬私見衛侯曰桓之設謀拒君非一日矣其遣子非忠于君也將以窺君之動靜而為之備也雖是讒口若然說得像使乞憐于晉以求復吾君必辭會而不敢與如公然與會則為君信矣又說得像然衛成何不想是自己命之乎君其察之衛侯果陰使人往踐土伺察叔武元頃之事胡曾先生有詩云

弟友臣忠無間然

何堪獻犬肆讒言

從來富貴生猜忌

忠孝常含萬古冤

邾說周襄王以夏五月丁未日駕幸踐土晉侯率諸侯預於三十里

外迎接駐蹕王宮襄王御殿諸侯謁拜稽首起居禮畢晉文公獻所

獲趙俘于王被甲之馬凡百乘步卒千人器械衣甲十餘車獻這等俘真有

襄王大悅親勞之曰自伯舅晉侯卽世之後荆趙復強憑陵中夏

得叔父仗義翦伐以尊王室自文武以下皆賴叔父之休豈惟朕躬

晉侯再拜稽首曰臣重耳幸殲趙寇皆仗天子之靈臣何功焉次日

襄王設醴酒以享晉侯使上卿尹武公內史叔與策命晉侯為方伯

賜大輅之服服鷩音冕戎輅之服服韋弁兵事形弓一形赤彤

矢百旅音慮弓十旅矢十秬音巨鬯一卣音山虎賁之士

三百人前後侍衛宣命曰俾爾晉侯得專征伐以糾王慝晉侯遂謝再三

然後敢受遂以王命布告于諸侯襄王復命王子虎册晉侯為盟王

合諸侯修盟之政晉侯於王宮之側設下盟壇諸侯先至會王宮行

覲禮然後各趨會所王子虎監臨其事晉侯先登執牛耳諸侯以次

而登元頃已引叔武謁過晉侯了是日叔武攝晉君之位附於載書

之末子虎讀誓詞曰凡茲同盟皆獎王室毋相害也有背盟者明神

殛之殃及子孫殞命絕祀諸侯齊聲曰王命修睦敢不敬承比孟地會何

如可見宋襄楚成未奉王命便都算不得霸也各各歃血為信潛淵讀史詩云

晉國君臣建大猷

取威定伯服諸侯

揚旌城濮觀俘馘

連袂王宮觀冕旒

更羨今朝盟踐土

慢誇當日會葵丘

桓公末路留遺恨

重耳能將此志酬

盟事既畢晉侯欲以叔武見襄王立為晉君以代成公叔武涕泣辭

曰昔嘗母之會鄭子華以子奸父齊桓公拒之今君方繼桓公之業

乃令武以弟奸兄乎叔武求復兄位自是而此此却比得不能君侯若嘉惠于武賜之矜

憐乞復臣兄鄭之位臣兄鄭事君侯不敢不盡元咺亦叩頭哀請晉

侯方纔首肯不知衛侯何時復國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覲

衛元咺公館對獄

晉文賞勝楚之功而首狐偃則其胸中所見者大見之確而守

之固故能行之斷而言之侃侃若此又不在以力假仁數內

晉文以五鹿之困恨衛殊深許衛成之復國只是撇不過大義

二字面皮寔未能慊然于中也故于元咺之訟便不許與盟執

之京師欲加死罪只欲自快其報怨之心耳于何知之于其許

復之難知之若竟說晉文認真替叔武申冤只怕未必

衛成為人糊塗躁暴四字都有不聽審俞之忠言却深信獄犬

是糊塗也不察詳細便殺元角是躁暴也只此四字取禍有餘

矣至于殺武叔之是非自具本傳對獄語中吾不更論

春秋之世弑君篡國者紛紛况以國君而在殺其臣與弟乎叔

武元咺衛成之臣與弟也而赴訴晉文者以其倡霸也晉文亦

諸侯也而竟執同列之諸侯加之罪而人不以為非者尊王之故也晉文以尊王倡霸之故遂使同列之侯國負冤者得以有所訴而少伸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旨哉斯言也

襄王不許殺衛成詞嚴義正固是天子之言然其說主于君臣無獄則殊未盡善蓋元咺之所訟者叔武之冤非為己也叔武寔負奇冤而慘死衛成于本國雖尊然以天子視之則猶臣也臣實無禮擅刑以殺無辜之弟而王不加罪則人將不尊天子而逞忿以求報其冤又何誅之有若主于君臣不應為訟則不當設獄以聽之既聽之矣知其曲直而無所處置其如政教何故襄王者或別有私意于其胸中非果有秉禮守義之把柄也不然以翟伐鄭即外棄親叔隗竟后貪色溺寵不識高辰拒諫召亂豈英明之主而若是乎我本朝于官屬主僕之間雖其禮

分其嚴而于枉殺之事亦必加罪而無貸焉誠萬世之楷模而不易之律典也

合諸侯以圖伯而圖伯必主于尊王此其事不自晉文始也齊桓已行之于先矣然則晉文之合諸侯以請觀豈其有異志哉而襄王疑之子虎疑之即趙衰先己自料其疑之何也蓋勢強而功高人主之所畏也晉文與諸臣之賢人之所諫也而以勢強功高之故遂不免招疑而取忌若此古今開國勳臣其不克令終者多由于此然則功高震主之臣其亦知所以自處哉

話說周襄王二十年下勞晉文公於踐土事畢歸國諸侯亦各辭回

本國衛成公疑獄犬之言遣人密地打探見元咺奉叔武入盟名列

載書不暇致詳即時回報衛侯衛侯大怒曰叔武果自立矣即使自立亦是

你先有命令如何怪他大罵元咺背君之賊自己貪圖富貴扶立新君却又使

兒子來窺吾動靜吾豈容汝父子乎元角方欲置辨衛侯拔劍一揮頭已墜地寃哉元角從人慌忙逃回報知其父咄咄曰子之生死命也君雖負咄咄豈可負太叔乎司馬瞞謂元咄曰君既疑子子亦當避嫌何不辭位而去以明子之心耶咄嘆曰若辭位誰與太叔共守此國者夫殺子私怨也守國大事也以私怨而廢大事非人臣所以報國之義也乃言于叔武使奉書晉侯求其復成公之位此乃是元咄的好處這事暫且閣過一邊再說晉文公受了冊命而回虎賁弓矢擺列前後另是一番氣象回憶晉獻可謂犁牛入國之日一路百姓扶老攜幼爭覩威儀簞食壺漿共迎師旅嘆聲噴噴都誇吾主英雄喜色欣欣盡道晉家興旺連自家百姓也正是

捍艱復續文侯緒

攘楚重修桓伯勳

十九年前流落客

一朝聲價上青雲

晉文公臨朝受賀論功行賞以狐偃為首功先軫次之諸將請曰城濮之役設奇破楚皆先軫之功今反以狐偃為首何也真是難解我亦要問文

公曰城濮之役軫曰必戰楚毋失敵偃曰必避楚毋失信夫勝敵者

一時之功也全信者萬世之利也奈何以一時之功而加萬世之利

乎是以先之原來如此諸將無不悅服狐偃又奏先臣荀息死於奚

齊卓子之難中節可嘉宜錄其後以勵臣節文公准奏遂召荀息之

子荀林父為大夫荀息只是見地不明其心却未嘗不善所以後人復能昌大舟之僑正在家中

守著妻子聞晉侯將到趕至半路相迎文公命囚之車後行賞已畢

使司馬趙衰議罪當誅舟之僑自陳妻病求寬文公曰事君者不顧

其身况妻子乎君與身自然不如妻子之笑嗚令斬首示眾文公此番大晉文猶未之知乎一笑

出軍第一次斬了顛顛第二次斬了那瞞今日第三次又斬了舟之

僑這三箇都是有名的宿將違令必誅全不輕宥所以三軍畏服諸

將用命正所謂賞罰不明百事不成賞罰若明四方可行凡人辦事無不皆然  
匪特軍國之際此文公所以能伯召侯也文公與先軫等商議欲增也着眼着眼  
軍額以強其國又不敢上同天子之六軍乃假各添作三行以荀林父為中行大夫先蔑屠擊為左右行大夫前後三軍三行分明是六軍但避其名而已以此兵多將廣天下莫比其強得成縱在一日文公坐朝正與狐偃等議國之事近臣奏國國有書到文公曰此必叔武為兄求寬也啟而觀之書云

君侯不泯衛之社稷許復故君舉國臣民咸引領以望高義惟君侯早圖之

**陳**穆公亦有使命至晉代衛侯致悔罪自新之意文公乃各發回書聽其復歸故國諭卻步揚不必領兵邀阻叔武得晉侯寬釋之信急發車騎如陳誰知是自促其死往迎衛侯陳穆公亦遣人勸駕公子猷大謂

成公曰太叔為君已八國人歸附鄰國同盟此番來迎不可輕信人  
讒言真是可恨而其言侯曰寡人亦慮之乃遣衛俞先到楚丘探備假于忠所以易入  
其實信衛俞只得奉命而行至衛正值叔武在朝中議政衛俞入朝望見叔武設座于殿堂之東西向而坐一見衛俞降坐而迎敘禮甚恭衛俞佯問曰太叔攝位而不御正何以示觀瞻耶叔武曰此正位吾兄所御吾雖側其傍尚慄慄不自安敢居正乎衛俞曰俞今日方見太叔之心矣叔武曰吾思兄念切朝暮懸懸望大夫早勸君見遠朝以慰我心也豈知他還朝你俞遂與訂期約以六月辛未吉日入城心却不能慰乎  
衛俞出朝探聽人言但聞得百官之眾紛紛議論言故君若復入未免分別居行二項行者有功居者有罪如何是好衛俞曰我奉故君來此傳諭爾眾不論行居有功無罪如或不信當歃血立誓眾肯曰若能共盟更有何疑俞遂對天設誓曰行者衛主居者守國若內

若外各宜其力君臣和協共保社稷儻有相欺明神是殛眾皆欣然而散曰審子不欺吾也叔武又遣大夫長牂音專守國門分付如有南來人到不拘早晚立刻放入却說審俞回復衛侯言叔武真心奉迎並無歹意衛侯也自信得過了怎奈猷犬讒毀在前恐臨時不合反獲欺謗之罪又說衛侯曰大叔與審大夫定約焉知不預作準備以加害于君君不如先期而往出其不意可必入也說得偏像忠言所以可恨更甚  
**衛**侯從其言即時發駕猷犬請為前驅除宮備難衛侯許之審俞奏曰臣已與國人訂期矣君若先期而往國人必疑猷犬大喝曰俞不欲吾君速入是何主意審俞乃不敢復諫只得奏言君駕若即發臣請先行一程以曉諭臣民而安上下之心衛侯曰卿為國人言之寡人不過欲早見臣民一面並無他故審俞去後猷犬曰俞之先行事可疑也君行不宜遲矣如果叔武審俞真有異心豈必定在此刻好人原有破綻其如衛成之糊塗何**衛**侯

催促御人并力而馳再說審俞先到國門長牂詢知是衛侯之使即時放入審俞曰君即至矣長牂曰前約辛未今尚戊辰何速也子先入城報信吾當奉迎俞纔轉身時猷犬前驅已至就把他作前驅言便是衛成罪案  
**衛**侯只在後面長牂急整車從迎將上去猷犬先入城去了時叔武方親督輿棣掃除宮室就便在庭中沐髮聞審俞報言君至且驚且喜倉卒之間正欲問先期之故忽聞前驅車馬之聲認是衛侯已到心中喜極髮尙未乾等不得挽髻急將一手握髮疾趨而出只此一  
聲俱進正撞了猷犬猷犬恐留下叔武恐其弟兄相逢叙出前因遠遠望見叔武到來遂彎弓搭箭颺的發去射箇正好叔武被箭中心窩望後便倒奇冤慘死令我**審**俞急忙上前扶救已無及矣哀哉元日頃聞叔武被殺喫了一驚大罵無道昏君枉殺無辜天理豈猶容汝吾當投訴衛侯看你坐位可穩痛哭了一場雖是為叔武傷心却急亦有元角之痛在內

忙逃奔晉國去了髡翁有詩云

堅心守國為君兄 弓矢無情害有情

不是衛侯多忌忮 前驅安敢擅加兵

却說成公至城下見長牂來迎叩其來意長牂述叔武分付之語早  
來早入晚來晚入衛侯嘆曰吾弟果無他意也比及入城只見甯俞  
帶淚而來言太叔喜主公之至不等沐完捉髮出迎誰知枉被前驅  
所殺使臣失信于國人臣該萬死只算面罵衛侯可謂爽快衛侯面有慙色答曰  
寡人已知夷叔之冤矣卿勿復言趨車入朝百官尙未知覺一路迎  
謁先後不齊甯俞引衛侯視叔武之屍兩目睜開如生衛侯枕其頭  
于膝上不覺失聲大哭不怕他不哭以手撫之曰夷叔夷叔我因爾歸爾  
為我死哀哉痛哉只見屍目閃爍有光漸漸而瞑甯俞曰不殺前驅  
何以謝太叔之靈不特無以謝太叔亦何以謝天下後性也衛侯即命拘之時猷大謀欲

逃遁被甯俞遣人擒至猷犬曰臣殺太叔亦為君也衛侯大怒曰汝

謗毀吾弟擅殺無辜今又歸罪于寡人命左右將猷犬斬首號令無

公論難容即自己良心上也過不去了分付以君禮厚葬叔武國人初時聞叔武被殺

議論哄然及聞誅猷犬葬叔武羣心始定話分兩頭再說衛大夫元

咺逃遶晉國見了晉文公伏地大哭訴說衛侯疑忌叔武故遣前驅

射殺之事說了又哭哭了又說說得晉文公發惱起來乃是說動了他自己的惱

未必全為叔武也把這句好話安慰了元咺留在館驛因大集羣臣問曰寡

人賴諸卿之力一戰勝邴踐王之會天子下勞諸侯景從伯業之盛

竊比晉桓奈秦人不赴約晉人不會朝衛雖受盟尙懷疑貳之心衛

方復國擅殺受盟之弟若不再申約誓嚴行誅討諸侯雖合必離諸

卿計將安出先軫進曰微會討貳伯主之職臣請厲兵秣馬以待君

命先軫雖是有謀然畢竟只是將材為其主于用兵也狐偃曰不然伯主所以行乎諸侯者莫



不挾天子之威今天子下勞而君之觀禮未修我實有缺何以服人  
 為君計莫若以朝王為名號召諸侯視其不至者以天子之命臨之  
 朝王大禮也討慢王之罪大名也行大禮而舉大名又大業也君其  
 圖之一到此人口中便自然趙衰曰子犯之言甚善然以臣愚見恐  
 入朝之舉未必遂也文公曰何為不遂趙衰曰朝觀之禮不行久矣  
 以晉之強五合六聚以臨京師所過之地誰不震驚臣恐天子之疑  
 君而謝君也勢處嫌疑便須先已度謝而不受君之威褻矣莫若致  
 王於溫而率諸侯以見之君臣無猜其便一也諸侯不勞其便二也  
 溫有帶叔之新宮不煩造作其便三也所謂大才大智非有文公曰  
 王可致乎趙衰曰王喜於親晉而樂於受朝何為不可臣請為君使  
 于國而商人朝之事度天子之計亦必出此此人深謀遠慮曲折文  
 公大悅乃命趙衰如國朝見國襄王稽首再拜奏言寡君重耳感大

王下勞賜命之恩欲率諸侯至京師修朝觀之禮伏乞聖鑒襄王  
 然命趙衰就使館安歇即召王子虎計議言晉侯擁眾人朝其心不  
 測何以辭之不出子虎對曰臣請面見晉使而探其意可辭則辭  
 子虎辭了襄王到館驛見了趙衰敘起入朝之事子虎曰晉侯倡率  
 諸姬尊獎天子舉累朝廢墜之曠典誠王室之大幸也但列國鱗集  
 行李充塞車徒眾盛士民目未經見妄加猜度訛言易起或相譏訕  
 反負晉侯一片忠愛之意不如已之頗覺委婉可聽自趙衰曰寡君  
 思見天子實出至誠下臣行日已傳檄各國約會於溫邑取齊若廢  
 而不舉是以王事為戲也分明為自己事在必行却下臣不敢復命  
 子虎曰然則奈何趙衰曰下臣有策于此但不敢言耳子虎曰子餘  
 有何良策敢不如命趙衰曰古者天子有時巡之典省方觀民况溫  
 亦畿內故地也天子若以巡狩為名駕臨河陽即溫寡君因率諸侯

以展觀上不失王室尊嚴之體下不負寡君忠敬之誠未知可否替他出主意便不露痕跡真是會說話人子虎曰子餘之策誠為兩便虎即當轉達天子  
 子虎入朝述其語於襄王襄王大喜約以冬十月之吉駕幸河陽趙  
 衰回復晉侯晉文公以朝王之舉播告諸侯俱約以冬月朔於溫地  
 取齊至期晉昭公潘圉成公王臣魯僖公申蔡莊公甲午晉穆公任  
 好鄭文公捷陸續俱到晉穆公言前此踐士之會因憚路遠後期是  
 以不果今番願從諸侯之後來得甚好省了晉文許多籌畫晉文公稱謝時國穆公  
 歛新卒子共公朔新立畏晉之威墨衰而至鄭晉小國無不畢集晉  
 侯鄭自知有罪意不欲往甯俞諫曰若不往是益罪也晉討必至矣  
 成公乃行甯俞與鍼莊子士榮三人相從比至溫邑文公不許相見  
 以兵守之惟評人終于負固不奉晉命總計晉國宋魯蔡秦鄭陳  
 國共是十國先于溫地敘會不一日國襄王駕到晉文公率眾諸侯

迎至新宮駐蹕上前起居再拜稽首次日五鼓十路諸侯冠裳佩玉  
 整整齊齊舞蹈揚塵鏘鏘濟濟有如此尊王手段是方物有貢各伯君亦自正大可慮  
 伸地主之儀就位惟恭爭睹天顏之喜這一朝比踐士更加嚴肅有  
 詩為証

衣冠濟濟集河陽

爭睹雲車降上方

虎拜朝天鳴素節

龍顏垂地沐恩光

鄭官勝事空前代

郊廓虛名慨下堂

雖則致主非正典

托言巡狩亦何妨

朝禮既畢晉文公將晉叔武寃情訴于襄王遂請王子虎同決其獄  
 襄王許之文公邀子虎至于公館賓主敘坐使人以王命呼晉侯  
 侯囚服而至晉大夫元咺亦到子虎曰君臣不便對理可以代之乃  
 停晉侯于廡下甯俞得晉侯之側寸步不離鍼莊子代晉侯與元咺

對理士榮攝治獄之官質正其事

這個認師下証甚是豐面不知歸馬若干曾議定謝儀多少否一笑

元咺口如懸河

對獄與他事不同雖是自有理亦要口舌利便

將獨侯自出奔襄牛起首

如何囑付太叔守國以後如何先殺元角殺太叔備細舖敘出來

鍼莊子曰此皆猷犬讒譖之言以致獨君誤聽不全繇君之事元

咺曰猷犬初與咺言要擁立太叔咺若從之君豈得復入只為咺仰

體太叔愛兄之心所以拒猷犬之請不意彼反肆離間獨君若無猜

忌太叔之意猷犬之譖何絲而入咺遣兒子角往從吾君正是自明

心迹本是一團美意乃無辜被殺就他殺吾子角之心便是殺太叔

之心了士榮折之曰汝挾殺子之怨非為太叔也元咺曰咺常言殺

子私怨守國大事咺雖不肖不敢以私怨而廢大事當日太叔作書

致言求復其兄此書稿出于咺手若咺挾怨豈肯如此只道吾君一

時之誤還指望他悔心之萌不意又累太叔受此大枉士榮又曰太

叔無篡位之情吾君亦已諒之誤遭猷犬之手非出君意元咺曰君

既知太叔無篡位之情從前猷犬所言都是虛謬便當加罪如何又

聽他先期而行比及大國又用為前驅明明是假手猷犬難言不知

要緊斷案全在此數句 鍼莊子低頭不出一語士榮又折之曰太叔雖受枉殺

然太叔臣也獨侯君也古來人臣被君枉殺者不可勝計况獨侯已

誅猷犬又於太叔加禮厚葬賞罰分明倘有何罪這一案却還畧辨

無益耳 元咺曰昔者獨枉殺關龍逢獨放之獨枉殺比干武王伐之獨

于武上並為獨之臣子曰擊忠良受枉遂興義旅誅其君而弔其

民况太叔同氣又有守國之功非龍逢比干之比獨不過侯封上制

于天下下制于方伯又帶奉承音侯又非獨貴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比安得云無罪乎士榮語塞原告利害難又轉口曰獨君固然不

是汝為其臣既然忠心為君如何君一入國汝便出奔不朝不賀是

東周列國志 卷之九 四

何道理這便是通詞不元咺曰咺奉太叔守國實出君命君且不能

容太叔能容咺乎咺之逃非貪生怕死實欲為太叔伸不白之冤耳

元咺往復之言自是理直氣壯非端恃口舌以爭勝者也文公在坐謂子虎曰觀榮士元咺往

復數端種種皆是元咺的理長衛侯鄭各乃天子之臣不敢擅決可

先將衛侯臣行刑喝教左右凡相從衛侯君者盡加誅戮子虎曰吾聞

命衛侯之賢大夫其調停于兄弟君臣之間大費苦心無如衛侯君不聽

何耳此獄與寧俞無干不可累之士榮攝為士師斷獄不明合當首

坐鍼莊子不發一言自知理曲可從未減惟君侯鑒裁文公依其言

乃將樂士斬首鍼莊子刑足被告還不曾受刑到先把訟師干証

俞姑赦不問衛侯侯上了檻車文公同子虎帶了衛侯侯來見襄王備陳

衛家君臣兩造獄詞如此冤情若不誅衛侯鄭天理不容人心不服乞

命司寇行刑以彰天罰襄王曰叔父之斷獄明矣雖然不可以訓朕

聞周官設兩造以訊平民惟君臣無獄父子無獄若臣與君訟是無

上下也又加勝焉為臣而誅君為逆已甚朕恐其無以彰罰而適以

教逆也君臣父子無獄為天王之自能治之也既不能治而又不聽

其獄設法之謂何况又令子虎之同聽何也言有似是而非

者此類朕亦何私于衛侯哉文公惶恐謝曰重耳見不及此既天王不

加誅當檻送京師以聽裁決文公仍帶衛侯侯回至公館使軍士看守

如初一面打發元咺歸衛侯聽其別立賢君以代衛侯鄭之位元咺至衛侯

與羣臣計議詭言衛侯侯已定大辟今奉王命選立賢君羣臣共舉一

人乃是叔武之弟名適字子瑕為人仁厚元咺曰立此人正合兄終

弟及之禮乃奉公子適即位元咺相之司馬肅孫炎周獻治厘一班

何道輝 這便是遊詞不元且日且春太叔守國寶古吾命吾且下

東周列國志

卷之九

三



